

蘇聯 符·瑪托夫著

匈牙利狂想曲

光 明 書 局 出 版



原書名 ВЕНГЕРСКАЯ РАПСОДИЯ
原著者 В. МАТОВ
原出版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"ПРАВДА"
Москва 1953

匈牙利狂想曲

著者 符 · 瑪 托 夫
譯者 沈 澂
出版者 光 明 書 局
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
印刷者 大 亞 印 書 館

一九五四年五月付排 定價 3,000 元

一九五四年六月初版 1—5,000 冊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一號

匈牙利狂想曲

〔蘇聯〕 符·瑪托夫著

沈 澂 譯

光明書局出版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所選的三個短篇小說爲符·瑪托夫在蘇聯衛國戰爭後所作。

「匈牙利狂想曲」，是描寫一個蘇聯孩子的故事。爲了他的父親於解放匈牙利時在布達佩斯犧牲，所以特別熱愛匈牙利。他在農業機器拖拉機站裏學會了用三絃琴彈奏匈牙利著名的樂曲「匈牙利狂想曲」，當匈牙利的農業工作者們訪問蘇聯的時候，應着賓賓之邀彈奏這支樂曲，使在場的賓主爲之震驚。這故事說明蘇聯孩子們的純樸天性和國際主義思想。「在草原上」，描寫了蘇聯人民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情況。同時刻劃了正在建設過程中的各種人物及其堅毅和樂觀精神。「北方的工作日」，描寫蘇聯一個醫科大學女學生對祖國的熱愛；爲了祖國，她在衛國戰爭時曾要求參加前綫工作；畢業後在偏遠的新工作崗位上，又能夠不辭艱苦，忠實地爲人民服務。

這三個短篇小說，都是以蘇聯現代生活爲題材。反映了蘇維埃青年的生活和思想感情，對於我們有着極大的教育意義。

目次

作者介紹·····	24
匈牙利狂想曲·····	31
在草原上·····	34
北方的工作日·····	39

作者介紹

符拉其米爾·尼古拉耶維奇·瑪托夫生於一八九八年。在莫斯科結束了他的中學和大學時代的生活。蘇維埃政權成立初年，他是蘇維埃農場的組織者和領導者。以後，在國家機關服務。

一九三七年，符·瑪托夫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，在此之後，他還是繼續寫短篇小說。

衛國戰爭年代，他參加第七近衛軍步兵團。

一九四八年，符·瑪托夫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『捕捉松鼠的地方』出版了。這一本短篇小說集描寫那雷姆大森林和獵人。以後又出版了『兒子們』（一九四八年）、『大地上的人們』（一九四九年）以及『祖國遼闊的原野』（一九五一年）。

匈牙利狂想曲

爲紀念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功勳演員

尼古拉·彼得洛維奇·奧西波夫而作。

被馬蹄形的小樹林包圍着的一塊遼闊曠野上，散滿了約莫六架巨大的履帶拖拉機，幾架四輪拖拉機，一羣粗耕機，耙，幾十把犁尖上塗足黃油的多鐮犁，作壟犁，汽油桶和機器油桶等。塗上塗釉或在使用時給泥土擦亮了的、還沒有褪色的金屬工具，在露天底下休息着。天空好像因爲炎熱而顯現一片淺藍景色。在七月漫長的白天裏，太陽把它們晒得灼熱。短短悶熱的晚上還來不及使它們冷卻下來。

小樹林一簇簇的樹葉，過早地開始枯黃起來了。在樹林邊緣兩棵小白樺樹隱隱約約

的樹蔭下，有着一所拖拉機手們住的田野住屋，這屋子是塗了漆的綠油油的一節小車廂。在它裏面擺着幾隻床，一張桌子，幾條長凳，牆上掛着畫像，宣傳畫和一隻嶄新的三絃琴盒子。在一塊挨在牆上的欄板上放着十幾本弄髒了的書籍。在車廂的一個角落裏安置着一架無線電收音機。車廂頂上架着天線。車廂外面有一隻靠着車廂牆壁的工作台，上面攔着幾把虎鉗和鉗工用的工具，再遠一點，那兒是一隻用舊磚砌成的爐灶，爐灶的旁邊豎立着一座天棚，天棚下面放着一隻烹飪桌子，幾隻桶和幾隻燒黑了的鐵罐和鍋子。

曠野上靜悄悄地沒有一絲聲音：春天的農忙期是早已過去了，離開收割期至少還有兩個星期，離開秋作期還更遠呢。

在帳幕裏有三個人寂寞地消磨着時光：一個是烏克蘭機器匠費道爾·謝梅諾維奇·哈瑪查，另一個是黑頭髮、黑眼睛的少年學生瓦紐什加，還有一個是有些肥胖的集體農莊女莊員寡婦瓦爾瓦拉·季莫費耶夫娜，或者簡稱季莫費夫娜，她雖然上了年紀，然而還顯得相當活潑。此外，跟他們一起的，還有一隻名叫哥列茨的、雄的、混合種的小白

狗。哈瑪查和瓦紐什加正忙着做小修理，塗油漆和檢查工具，季莫費夫娜忙着理家務，只有小白狗哥列茨一會兒在有蔭影的地方躺臥，一會兒垂下尾巴在倉庫內遊蕩。牠也是熱得疲憊不堪，只好悠閒着，可是有時也會莫名其妙地狂吠幾聲。

將近中午的時候。瓦紐什加還是蹲着，漆着一把掣的架子。他把刷子在一個盛着綠漆的小桶裏蘸一蘸，以免綠漆從刷子滴到地上，又小心翼翼地把刷子翻了個身，繼續全神灌注地塗漆着。一面用鼻子哼着『親愛的原野啊！』……小白狗哥列茨在他的旁邊躺着，它把嘴擱在腳爪上，靜悄悄地瞧着瓦紐什加，在它毛茸茸的尾巴根上鮮艷地滴着一點綠漆——這證明了瓦紐什加還沒有成人，還是一個有些頑皮的孩子。

天空一片岑寂。機器匠修理馬達所發出來的微弱單調的聲音，打破了沉寂。他正在擦着一隻活瓣。小車廂內的收音機正開着，只聽到廣播員的聲音。

一個白髮蒼蒼的頭顱，探在敞開着的窗口上，在她圓圓的、熱得發紅的臉上佈滿着大大小小的皺紋。

『叫你們幾次啦？』季莫費夫娜以老年人嘹亮的聲音喊道。『你們不想吃飯嗎？』

哥列茨聳起耳朵。瓦紐什加繼續不停地塗漆着：顯然，天氣這樣熱，他不想吃飯。但是哈瑪查喜歡生活有規律，他要吃飯去，因此單調的摩擦聲停下來了。

機器匠哈瑪查慢慢地在兩架機器中間穿過去，一面走着一面用廢棉團擦着手。他是一個消瘦的高個子，他的腰部很細，腿部狹窄。他穿了一件防髒的工作服，綁着腿，這樣把腿部顯得更消瘦了。哈瑪查遠遠地看來似乎還是年輕，他沒有戴帽子，濃密而鬚曲的頭髮更使人對他發生這麼一個印象。然而在他刮光的寬臉盤上可以看出他已經是上了年紀了。

機器匠在瓦紐什加身旁停住，對瓦紐什加的工作看了好久。

「很好，不錯，」哈瑪查深沉地說。這種聲音與他看起來年青瘦長的身材似乎不大相稱。他稱讚瓦紐什加的塗漆工作：「好得很，不錯，小伙子！」

哈瑪查生於坡爾塔瓦城，他幾乎一生都住在這裏——西西伯利亞的南部，可是他往住喜歡在俄羅斯話中夾進幾句烏克蘭話，特別是在他情緒好的時候。

當他看到了哥列茨毛上一滴綠漆的時候，他就不以為然地皺起了比頭髮還要白的濃

眉毛。

『做得還不夠，』他眼睛看着別處，面無笑容地說道。『牠身上滴得太少，塗滿一身，那才好看呢！』

哥列茨搖着尾巴，望着哈瑪查。瓦紐什加張開嘴巴，露出了整齊的牙齒笑了起來。『這是牠自己弄上的。』學生回答。

『我懂得，』機器匠仍舊嚴厲地說。『牠看見塗漆了綠的顏色好看，所以也想塗一塗。』哈瑪查繼續說着，眼睛向遠處看去，好像在草原上遊盪着的、炎熱的霧氣中視察着什麼。『我們來談談別的吧，我在研究馬達的時候，覺得奇怪，我想爲什麼設計的同志們這樣聰明？引擎裏一共只有四隻汽缸，他們應該一隻接着一隻地轉動，但爲什麼偏不這樣……』

『因爲要使曲柄軸容易轉動，』瓦紐什加一等到機器匠說完就說了出來，他知道費道爾·謝梅諾維奇突然要考他一下的那樣脾氣，所以他立刻就猜到了他的用意所在的地方。『爲了使第一個汽缸不要在第四個汽缸後立刻就轉動……』

「好，」哈瑪查深沉地說。「那麼要那一個汽缸轉動呢？你說說看，四個汽缸的引擎是怎樣轉動的？」

「你就是在深夜裏叫醒我，我也說得出，」瓦紐什加敏捷地說道。「首先第一個汽缸，然後第二個汽缸，第四個汽缸，第三個汽缸！」

「或者呢？」哈瑪查嚴厲地舉起一隻被廢油弄髒了的粗節手指頭。

「第一汽缸，第三汽缸，第四汽缸，第二汽缸！可是這樣的引擎我們現在已經不做了……」

「好，你這小傢伙，不錯，」哈瑪查放下手指頭。「那麼六個汽缸的呢？」

「費嘉。叔叔，關於六個汽缸的，我和您還沒有學過，」瓦紐什加說道，這時候他的臉嚴肅起來了。

當他們兩個人還在好久地、仔細地洗手，並用鐵杓從桶裏取出熱水相互沖洗的時候，季莫費夫娜已經在窗口上又望了兩三次了。

『小傢伙，你要這樣懂得自己的工作才好，』費道爾·謝梅諾維奇用深沉的聲音說道。他大大地叉開兩隻腳，彎下腰去用肥皂塗着手。『因為只要活塞正常轉動，就沒有什麼問題了。六個汽缸的引擎是這樣轉動的：第一個汽缸，第五個汽缸，第三個汽缸，第六個汽缸，第二個汽缸，第四個汽缸……』

突然，哈瑪查伸直了腰，轉過身去看着小車廂，這時，廣播員的聲音停止了，正在播送着音樂。

『今天為機器拖拉機站舉行一個音樂會！』老機器匠嚷了起來，他忘記用烏克蘭語說話了。

像一塊磁鐵一樣，瓦紐什加也向收音機那面轉過身去。

『季莫費夫娜，季莫費夫娜，』瓦紐什加放大了喉嚨嚷道。『把收音機聲音扭高起來，扭高呀！那邊還有線圈呢……唉，真糟糕，她不知道這東西……』瓦紐什加把鐵杓丟在晒焦了的草地上，像去趕救火一樣地、飛快地向小車廂奔去，哥列茨跟在他後面，快樂地跳躍着。

一會兒後，機器匠和瓦紐什加已經坐在收音機前面了。『紀錄』牌收音機開足了響聲，管絃樂隊的交響樂聲音穿過開着的門窗，傳到森林草原地帶的曠野上。

機器匠深愛這個學生，他對學生的感情，超過他們兩人之間的友誼；戰爭奪去了瓦紐什加的父親，而哈瑪查膝下卻無兒女，他們兩個人都酷愛音樂。費道爾·謝梅諾維奇生平喜歡唱歌，甚至在老年的時候，還在自己的機器拖拉機站和鄰近的集體農莊裏組織了歌詠團。哈瑪查的合唱團在省區裏是傑出一個，曾經訪問過莫斯科。而瓦紐什加有着很好的聽覺和音樂才能。他九歲就會彈三絃琴，十一歲的時候，會奏七絃琴。一位復員的拖拉機手帶來了一隻曼陀林，經過一星期後，瓦紐什加就能夠玩曼陀林了。他可以毫不費力地挑選任何一個曲子在俱樂部的鋼琴上演奏。此外，他還會玩手風琴，但是在這些樂器中，他最喜愛的還是三絃琴，因為三絃琴他彈得最熟。瓦紐什加曾經積了一筆錢，買了一隻非常好的三絃琴，直到現在，他總是把它帶在身邊。

費道爾·謝梅諾維奇和瓦紐什加愉快地傾聽着廣播。一個滿臉風霜的年老面孔和另一個黝黑的年青面孔上的表情，與剛才不久之前的神情是完全不同。起初，機器匠緊張

地聚精會神地坐在一張長凳上，兩隻手靠着長凳，用有力的手指牢牢地抓着還沒有油漆過的板凳邊緣。他伸長了青筋挺起的頸項，靜聽着，同時向窗外凝視着。管絃樂隊正在演奏着哈瑪查所熟悉的什麼樂曲，但是他沒有聽到第一部分，因此他想不到這支樂曲的名稱是什麼。他一動也不動地坐着，但是充滿着熱情、急速而又優婉的旋律和管絃樂隊巧妙的演技，使機器匠越來越激動。他慢慢地舉起了手，黑顏色一直滲透到皮膚裏的黒指頭呆住了，然後等到了他最熟悉的樂旨，抓到了一個節拍以後，他就開始指揮起這個看不見的樂隊。哈瑪查轉過身來，朝着瓦紐什加，用那雙周圍佈滿皺紋的眼睛所發出的溫柔眼光，尋找着少年的視線。然而，這個少年卻全神灌注地注視着收音機。瓦紐什加知道費道爾·謝梅諾維奇的弱點，但是由於他敬愛自己的老師，他並沒有爲了費道爾·謝梅諾維奇指揮音樂而皺起眉頭，這時，瓦紐什加好像完全變了樣：他的一雙熱烈的眼睛完全呆住了。

哈瑪查到了管絃樂隊演奏停止的時候，才放下了手。廣播員報告了下一個節目，於是音樂演奏會的節目又繼續進行着，他們的午餐，一直耽擱了三刻鐘。

「一切事情準時就好，」季莫費夫娜最後動手開飯，嘴裏喃喃自語地說道。「吃午飯的時候，卻要聽音樂。噯，瓦紐什加是沒有什麼，——孩子們總是嘴裏喜歡唱的，但是，費道爾·謝梅諾維奇，我跟您的年紀卻已經不小了。」

「瓦爾瓦拉·季莫費耶夫娜，」哈瑪查還是在回憶着音樂會的演奏，因此舉起了匙，好像警告似的，認真地說道，「假如你不懂，最好還是少開口。請你想想，比較一下烤馬鈴薯和哈柴杜略的華爾滋！」機器匠把兩隻手一攤，他不能找到適當的話來表達這兩個概念之間的不同實質。

他們默默地吃完了午飯。季莫費夫娜把吃剩的東西倒在碗裏，然後就把麵包弄碎，扔給狗吃。哈瑪查躺在床上，但是因為太悶熱，無法入睡，只聽見季莫費夫娜洗碗碟的叮噠聲；一隻蚱蜢在什麼地方噁噁作響，一隻野蜂從開着的門那邊嗡嗡地飛進來，碰着窗子上面的玻璃，它不知道再往下一些就可以飛出去。

瓦紐什加從牆上拿下一隻盒子，從裏面取出擦得亮閃閃的三絃琴。

「不錯，」機器匠看見瓦紐什加取下三絃琴，說道。「瓦略，在這個悶熱的時候，

彈一個什麼吧。」

瓦紐什加很久地仔細地調整音律。

『怎麼啦？』費道爾·謝梅諾維奇等得不耐煩，從枕頭上抬起頭來。

瓦紐什加的手一摸到絃線，就開始彈奏起來。『在靜靜的豁谷裏……』三絃琴在靈活的手指頭下緩緩地發出聲音來。

『高高蒼鬱的橡樹呀！……』機器匠用男低音輕輕地唱着。

三絃琴的聲音漸漸響亮，圓潤起來。瓦紐什加精嫻地彈得越來越有勁。哈瑪查聽得出神，靜靜地把頭擱在枕上躺下來，但還舉着手輕輕地指揮着。季莫費夫娜走進來，站在瓦紐什加的旁邊。瓦紐什加奏完一曲，可是哈瑪查還沒有改變他的姿勢。季莫費夫娜仍舊站着，因為這一段音樂她覺得很悅耳。她和費道爾·謝梅諾維奇等待着，瓦紐什加又彈奏起來了。

現在，三絃琴好像悄悄地鳴響着。假如說這是一種音樂，那麼毋寧說是一個暗示。

● 瓦紐什加的愛稱。——譯者註。